

台北书话

“灵凤藏书”和我的遗憾

■吴兴文

2017年9月中旬返台治病，手术过后只能躺在床上，三周内不能做激烈运动。连续动了两次小手术，百无聊赖，上班书打发时间。除了受林道群兄的鼓励外，遇上旅居开罗的叶中娴女士——叶灵凤最小的女儿，主动与我交友，展示她父亲生前收藏的马蒂斯藏书票原作，与毕加索为叶灵凤设计、烧成瓷片的藏书票，无疑将改写藏书票创作与收藏的历史。同时告诉我：小思老师正在整理叶灵凤日记，澄清她父亲在《革命的咖啡》虽然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革命的咖啡》一文后面加注说：“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但是很多人还是弄不明白。

巧的是，11月2日销假返回北京。五天后的上午，编者高林在我的办公室，为他编的《罗孚友朋书札集》签名题款。重要的是，书中收了一封1988年6月24日，赵克敏（叶中娴母亲）写给罗孚的信。信中一开始，便感谢罗孚编辑叶灵凤旧作（《叶灵凤卷》），和罗孚发表在《博益月刊》的文章。

信中主要内容叙述：叶灵凤在香港沦陷初期，为国民党特务逼迫，从事抗日地下活动的真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又强迫叶灵凤等接收沦陷的《南华日报》，后改名《时事日报》。让叶灵凤当社长，艰辛维持了九个月，用尽叶家的全部财产，大约十万元港币。但是一直不闻不问，唯有宣布停刊，赵克敏变卖自己的钻石扣针、一对翡翠手镯，得款两万多元，偿还所有员工薪资，从此就没有下文。

戈宝权回忆：1938年“八一三”事变后，叶灵凤放弃他在上海新旧书店搜集的一万多册藏书，先到广州，后来在香港定居下来。1941年“皖南事变”后，戈宝权从重庆到香港，特地到西环坚尼地城的学士台拜望。一来他们是旧识，二来是江苏同乡，三来两人都对书有强烈的爱好，很快聊在一起。

戈宝权向他借茨威格著《爱书家的故事》，美国莫大出版社精印、六十开珍藏本，其中收英译《看不见的收藏》、《旧书商孟台尔》两篇小说，此外加了一篇散文《书是通向世界的门户》。戈宝权很想把它翻译出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戈氏将它遗落在香港。没想到后来更悲惨的命运，降落在叶灵凤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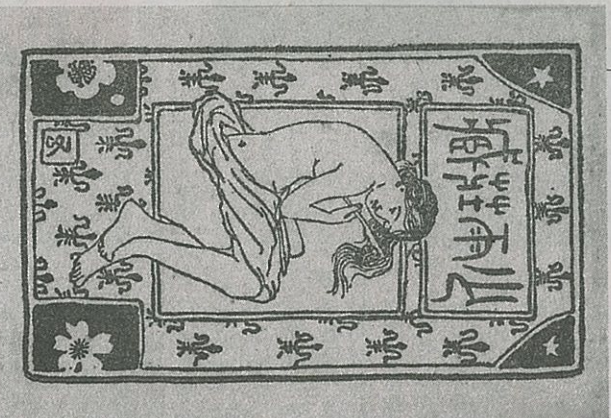
1938年叶灵凤经广州到香港，便接戴望舒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的工作，这份工作一直做到超过七十岁。只是这些格调不低的谈文说艺与掌故的文章，他自己就写了少谈书随笔和香花掌故，也写了不少香港的风物。但因得罪过国民党，只能长期在左派刊物上发表三类文章。他一退休，这个副刊就被停掉。1975年11月去世前，曾想和朋友办《南斗》文艺期刊，终为八口之家，还要满足自己买书的爱好而作罢。

此外叶灵凤作为国人藏书票研究的先锋，绝对不容忽视。叶氏于《现代》文学杂志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发表《藏书票之话》一文，文长四千多字。据陈子善考证：“这是中国第一篇，也是在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探讨藏书票历史和艺术特色的文章，而且文章题目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据核对，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后来叶氏于《新东亚月刊》创刊号（1942年8月）发表《完璧的藏书票》一文，曾说斋藤昌三“将他自己所存的一部《藏书票之话》赠给了我，并且还寄了一批日本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

叶灵凤设计的《灵凤藏书》藏书票



斋藤昌三送给叶灵凤自用藏书票桥口五叶设计



直接证明了这件事。叶灵凤和穆时英主编《文艺画报》时，叶氏于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15日）发表《书鱼闲话》一文，内容分三部分：书斋趣味、上海的西书店、藏书印与藏书票，并且在这篇文章之前，整页用彩色印刷：上半部选刊周作人三方藏书印，以及日本作家森鸥外、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和诗人潘式各一方藏书印；下半部选刊五款国外藏书票。难得的是，在目录上注明“通信”的方式，在同一期刊上登李桦《木刻运动在广州》一文，并附上李桦、曹英伟各一幅、张影两幅木刻，可见他和李桦等新兴木刻运动先驱，已经有了联系。诚如刘以鬯说：“在叶灵凤笔下，爱

书家是一个很突出的词，地位显然在藏书家之上。他自己当然更愿意被人称为爱书家。这或者也可以换一个似乎不雅知未尝不雅的名字：“书淫”。《书淫怪异录》，他无异于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为了表达对叶灵凤的敬意，谨将《灵凤藏书》得到的经过叙述如下：

1986年8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参加书展，最重要的是寻找后来定居香港的叶灵凤遗物。不过叶氏去世后，他的后人便将全部藏书，除了清嘉庆版《新安县志》外，其他全部捐给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以他的藏书极少在旧书摊出现，更不要说书上贴有他的藏书票。要靠淘书的管道找到，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后来得知在此之前，范用在北京办过叶灵凤的藏书票收藏展。

那时我刚刚加入藏书票收藏的行列，在联经出版公司的台大门市部工作，缺乏收藏的管道，请香港的画廊帮忙。当时他们跟我开价八千元港币，折合现在的币值，已经很难估算。1994年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曾经复制过一批早期的藏书票，包括此款在内，一时满足了收藏界的需求。但毕竟是复制的，而且纸质不同，不难辨别出来。

虽然这个价位偏高，但是以叶灵凤是中国第一位藏书票收藏与研究家，以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和藏书界的地位，加上他采取我国传统的凤凰图案，结合十九世纪末新艺术（Art Nouveau）设计的精髓，两色套版印刷制成。藏书票中间的凤凰，以及四周植物的树叶装饰，正好契合他的姓名，颇具西方藏书票创作的精神，又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应该有它的合理价位。2008年北京嘉德春季一场拍卖会，拍出不含佣金人民币两万元。

四十余年前，戴天从香港寄了一套台北远景版《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精装本给范用，不幸在运往北京途中遗失半套。对于范用这个头号书迷来讲，让他感到十分的遗憾。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成为他的忘年交，始念念兹在兹，屡屡托我帮他补齐遗失的部分。当时这套书是整套预约出版，市面上难得一见它的零本，只能往旧书铺里碰运气。所以作为晚辈接到这个任务，感到非常的光荣。后来我常驻北京，范用请我转托傅月庵继续完成。还好当时的台北兴起四十九元（台币）书店，一批批出现出版社库存辗转论落于此，偶然可以发出这套旧书店地图》，实属不二人选。但是找着找着，才发现这套书后来有再版，和初版某几本的编号不同，同时市面上散见的几乎都是再版本，罕见戴天送给范用的初版本。

有一天我从台北又带回来几本，和谢其章以及第一次拜访范用的赵国忠、柯卫东和胡桂林一起前往，可谓从线装鱼书到民国书刊的收藏爱好者的小小蠹鱼会。范用见到五位比他晚一两代的书友，频频拿出珍藏的书籍与我们分享。其中有一本麦木奇（Douglas C. McMurtrie）《图书出版的历史》（The Book: The Story of Printing and Bookmaking），打开封面内，赫然发现贴上“灵凤藏书”的藏书票，可以断定是叶灵凤生前的藏书，那可是比藏书票更加难得！更没想到的是，他送给我了。如今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还差两本《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精装初版的零本。

七年多前范先生过世，成为无法达成的任务，令我终生感到遗憾。

广告

·声明公告· 每星期一、三、四、五、日、逢

足疗店转让 声明人：王明 地址：朝阳区... 电话：010-57276868

寻人启事 声明人：王明 地址：朝阳区... 电话：010-57276868

房产广告 朝阳区... 电话：010-57276868

法律公告 朝阳区... 电话：010-57276868

招聘启事 朝阳区... 电话：010-57276868

其他公告 朝阳区... 电话：010-57276868